

春秋胡氏傳纂疏

十







春秋卷第九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莊公下

二十二年 齊桓十一年 魯厲二十七年 曹莊二十六年 穆侯宣

宣二九年 共七年 桓八年 春王二月 夫人姜氏如莒 傳婦

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也

十有五年 夫人姜氏如齊 至是再如莒 比年如莒過

而不改 無而春秋書者 禮義天下之大防也 其禁亂

之所由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夫禮禁亂

止水之所自來也 禮禁亂之所從生 亂生之則

得歸寧之類 坊謂堤 衛女嫁於諸侯 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 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思歸唁其兄

而阻於義 故載馳作小序 聖人錄於國風 以訓後

世 人焉皆止 乎禮義而不敢過也 夫以宋襄公之母六

僻風俗 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 使知男女

之別 筆列自遠於禽獸也 知自別於禽獸 今夫人

如齊以寧其父母 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 又義不

得 禮有歸寧 沒則使卿寧 宗國猶爾 而况如莒乎 婦

人從人者也 夫死從子 而莊公失子之道 不能

防閑其母 禁亂之所由生 故初會于禚 諸若反 次享

于祝丘 年四 又次如齊 師年五 又次會于防 于穀 年七 又次

如齊 又再如莒 此以舊坊為無所用 而廢之者也



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是以至此極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  
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國以茲而曾莊若周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  
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  
書蓋與詩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專係一人之本此  
而中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欤  
聖人所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  
不可勝人書之戒也

出婦人陰姦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宮備書不削雖  
六十矣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  
國惡內供奉醜惡無耻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嬰將  
宗爵之繁屢書周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宮之遺旨欤

夏齊大災告而魯往弔之也  
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若以其  
似公羊解宋大水之說辨疑權衡既言之矣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之齊人伐我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  
之也公羊命于弔以兵討亂殺子桓為盟主若周聞知鄭伯  
有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  
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  
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甲師少安能深入乎當  
從二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宣二三十共八桓  
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卒宣二三十共八桓



二十八年子捷  
嗣是為文公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杜氏注十四年

鄭子莊四年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桓十

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桓十皆以名書猶繫於爵

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

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

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去聲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

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

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

者之戒矣高渠弒昭公立子亶齊人殺亶

伯故也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

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亶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

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

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

終王法不行而

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

葬緩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

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虛而出奔周室

葬哀公議尚左臣子私謚不

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改也

宣二十有一年穆三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公

大省者何災省也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禮記曰赦有罪也故赦罪

時而用之非舜典曰眚災肆赦謂不幸肆縱也若人

制所常故書如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不待易於解反卦曰君子以赦

過宥罪也釋子傳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呂刑

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釋氏傳刑疑有赦

贖罰疑有赦則質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遺忘若率刀欲斫伐而

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率刀欲斫伐而

在焉而以兵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莫報三赦曰

恣反勅江愚律年未滿八歲八歲以上非手殺人他皆

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

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釋氏傳罪在五刑上天所討

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異常者也刑上固

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

劑量於其間不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後世有姑

息為政數下色角反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

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通鑑初丞相亮

者亮答曰云云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蜀人父

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邵公也蜀諸葛亮傳贊曰至

言猶在耳目雖甘棠之詠召口公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

而曰大眚譏失刑也張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

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幸過失而盡刑誅



青災以從肆赦之例枯終得志良善瘡痍書曰肆大  
青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青者過也如今之赦尔公羊云忌皆有向義乎  
○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曾  
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為  
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  
赦葬自葬尔

###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莊公之母也

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文姜之行去聲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見陸氏

以書夫人孫音于齊莊元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

齊人以歸元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

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

貶之不可得矣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

從夫謚後代詭謬無別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

位比君而小耳

宣姜共姜無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別

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弑節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

則葬之足矣又別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

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謚後世

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道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

言公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

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

下音同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



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也侯音奚公羊傳高侯貴大夫

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不言公高侯仇也

依為昏惡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之大也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

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納徵之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杜氏曰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三傳不見所識失禮明故

賤絕而罪惡見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

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公羊傳

盟不日內皆指公也明書高侯見其仇敵之罪也

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

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與父族以示賤此則齊魯均

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來議結昏娶仇人

防盟出公意故高侯不去氏

女大惡也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

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祚廟不共戴天之仇

謂魯與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

夏盟者齊桓也請昏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仇人

之弟猶曰為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與於盟娶妻

豈無他族以仇女而後娶其何以奉案盛入先君之

乎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傳文二其為吉者主乎已

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賤也公羊傳制於母年長而不得

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巳與齊大夫盟而

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非公盟所

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

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

者皆議也蜀杜氏曰春秋內滴外曰如苟書其事蓋

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賤趙氏曰昏禮有六

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契成逆女為事  
終率重之義也

六年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年晉獻六年衛惠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齊公羊傳桓之盟

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張氏曰書至告于廟

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

公忘父以幸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

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

之意顯矣王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

往納幣既忘桓公之出離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

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愚曰

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淫此未必然夫莊公議昏于齊

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耻耶○祭叔來

聘祭側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

本作故不與使也陳氏曰祭叔天子襄內諸侯南季

外交此奪之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

祭叔不言使陳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

曰來聘惡外交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元祭叔來

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文劉卷定音權來訃音而

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

容下比毗至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

之禍息矣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

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

祭叔私相為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

也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



來叔之來聘凡二交曾矣王臣私交之非礼或朝或聘其罪一也宋嘉呂氏曰王臣聘曾者八列國聘皆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礼行也然祭伯來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与武氏子來求聘毛伯來求金非一例尔盖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聘未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愚按春秋書使人來聘然曰荆人來聘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荆楚無君臣之詞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爲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苟請命于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使邪

### 夏公如齊觀社

禮記非礼也曹劌諫曰夫礼所以整民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率矣公羊傳何以書

闕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程子傳昏請以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古衛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爲去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

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並見曾語臨川吳氏曰諸侯非享觀不踰竟如齊

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

此何礼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

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戎

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盡其心

要其從已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

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仇讎如齊觀社即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率也



公至自齊

度其祭有常曰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

聘

聘禮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聘

聘禮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音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

鄭皆以州舉者去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

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

不恭而遂進焉明聘問之禮非夷見聖人之

心樂音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之

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

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

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

之雖然上不使與中國等不使故書法如此

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

楚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

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公穀皆謂稱人所

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

則進而稱名氏及其浸慕中國存講聘好則稱君稱

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祇率号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

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



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率号則為進之  
耳或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辭則止称国既曰荆  
人則是荆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  
其辭未詳焉耳曷可謂君臣同辭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耳愚按莊公  
志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為此  
會也傳義蕭叔朝公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  
梁傳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

見盟也傳義蕭叔朝公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  
梁傳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  
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莊氏曰蕭附庸国  
張氏曰今徐州蕭縣愚按徐州今属河南南府路何氏曰  
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愚  
左傳成二年稱蕭同叔  
蓋當時蕭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  
君常稱字

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  
非其所也穀氏曰人君相見曰朝以重禮也嘉禮不野合而  
皆受之於廟

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穀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  
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

嘉禮不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  
野合

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穀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  
朝于內猶曰不可况朝于

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誼之也穀氏曰為禮非其  
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禮也為禮非其

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非其禮也五月乘此之謂非其  
朝公此之謂非其禮也九月郊非其禮也五月乘此之謂非其

非其禮也九月郊非其禮也五月乘此之謂非其  
朝公此之謂非其禮也九月郊非其禮也五月乘此之謂非其

秋丹桓宮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  
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

復忌憚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  
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



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冬十有一月曹伯

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射姑卒射音亦莊公也在位三十一年蓋世子羈嗣踰

○十有一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戶公羊傳桓之

扈之也鄭地也在齊地也齊地未詳孰是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於結姻好也傳

夫去聲穀梁稱男子二十而冠去聲冠而列丈夫三十

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

先冠襄九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昏

以知人君之昏娶不可而國不可以無儲貳欲人君早

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反者老而無妻之稱舜

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據舜典

二十微庸以上並本妻去聲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

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

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

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

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

家終氏曰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

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始昏者文姜制

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愚按

漢惠帝制於呂后立姊魯元公主女為而齊女待年

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

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

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



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王侯曰越禮要盟遠

昏期也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

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

昏者不可許則許不可則已許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

覘其可不可許則許不可則已許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

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

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

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庭而後可焉

何其難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而後可焉

哀姜之不終也宜哉列女曰公羊以謂何危尔我

貳也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妄說耳愚謂諸傳皆謂

莊公受制於母俾娶仇女今考莊公以文姜奔後求

昏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汲

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祔宮以誇示其配使莊

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

非迫於義而不敢違也

二十有四年晉桓十六晉獻十七晉惠三十穆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左傳曰桓宮楹刻其楹

比非禮也天子之楹斷之何義爾刻桓宮楹非禮也

之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刻桓宮楹以惡莊也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杜氏曰刻錢也

斷之外又加為盛飾以誇示之將親迎此非

特有童心而已昭公十九御樂孫諫曰儉德之

共音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

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楹宜若小失而春

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

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

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

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



子忍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主人主之心術者也故  
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誌莊為後鑒也

以斷龍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替後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夸示仇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  
家曰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始自天子至公侯不以替禮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不始自天子至公侯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以蓋其無父之耻不思朝有常制獨於桓宮而其親適足以博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楹以見五朝並列而桓宮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永康曰曰或謂成三年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宮以惡誌莊也是不然宣宮神主未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父矣宜  
春秋元本

其不稱新宮也

葬曹莊公

立既葬為戎所逐

○夏公如齊逆女○秋

公至自齊

善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魚敬反常事也穀梁本作為桓事不志

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書唯莊公特書之

則以娶齊女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

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

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

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

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

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



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識也禮記曰凡男女之禮入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闕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

書此入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禮記曰親迎常

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識也禮記曰王良讀麥義之詩而哀痛終

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故魯公十二

公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識其親納幣而娶仇女也文公書納幣則識其喪未畢而圖昏也桓文宣成書

納幣皆不親迎莊公親迎於離國則亦識也魯公之也禮記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為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

也禮記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為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左傳秋哀姜至穀梁傳入者內

受也以宗廟非受也其以宗廟非受何也

何以不致傳文姜姜齊姜皆書至不可見音乎宗廟也

姜氏齊襄公之女禮記曰離文臨川吳氏

卒已二十八年首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為夫

有可嫁之女可婚魯莊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非

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

從公而入公以七月至而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音

邾之亂兆矣禮記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

待故曰入以惡之禮記曰凡婦為君逆夫夫人本

非禮也猶且以夫夫人同至公親莊公不勝并其母越

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禮記曰薦以成好

去聲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



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陸氏曰夫人

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至書月以娶

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陳氏曰制於

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

觀社遇穀盟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楹刻桷以飾夫

人夫入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

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

哀姜也亦以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

者也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仇女不敢以見于廟

波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

見于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高氏曰夫婦

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欲責其孝

桓公見終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

則彼嘗賦我臣子之所疾也發責其敬則我方讎彼

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

我矣公羊云其言入何難

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亦有何難乎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烏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度也今男女同

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

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

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焉用棗栗云乎服脩云

乎宗婦大夫之妻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

陸氏曰夫人

至書月以娶

陳氏曰制於

親納幣而

以飾夫

公書入以惡

詳於此

而不使

高氏曰夫婦

欲責其孝

讎彼

難

非禮也

何見也用者

服脩云

數之也

禮也

禮也

曷為以

私

以

以

以



物別女贅不過榛側中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婦人

賤以棗栗周氏曰取其名以示敬周氏曰婦人見學

之棗栗取其斷斷自脩周氏曰今男女同贅是無別反筆列也

也周氏曰莊公欲奢夸夫周氏曰夫宗婦同贅俱見

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觀周氏曰夫觀只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

也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周氏曰莊公婚禮書之詳者

姜之際以身殺而莊公為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周氏曰

而重之以使大夫宗婦懼無以悅乎夫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之際先王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周氏曰

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子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齊所殺而娶其女則忍父昏離之罪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

所必至也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宗婦同贅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盟防納幣于始至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有以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大水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滿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陳赤歸于曹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

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周氏曰夫觀且書宗婦觀足矣周氏曰



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出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我所逐而出赤者曹

之庶公子杜預曰赤曹備公也歸易去聲詞也納故易

宋人執鄭祭反側界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

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反丁乱

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

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

居正者之戒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

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

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

奔也則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

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

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自失故下得也則曰羈

者曹之離赤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

其疆場而羈奔赤亦曹羈無立之罪也張氏曰羈

係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係國庶孽也赤以

庶逐嫡戎以裔謀夏天子亦以病齊桓也高氏曰戎而

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則曰突歸于

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入于宮齊桓也則曰突歸于

疾不入而後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其

也則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亦

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且無大夫豈獨曹哉似

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則曰戎既侵曹而

郭公君也杜氏曰蓋經闕誤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郭亡亡

他國之亡也郭之所善所以亡者與他國異於傳管子有之齊

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去聲善而



惡去声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

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上声所以亡也

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

則無貴於知其善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並本

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音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

其所知不能去之蔽至於亂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

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家語尊賢而不能去雖欲無亡豈

乎可得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通旨天行健君

未有不勤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廷不能西掃四鄰謀

取其國家而不知諸葛孔明稱海岱之間論安言計

數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自取滅亡者不可勝

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穀梁謂赤者郭

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于曹豈顛倒迷錯如

此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夫去其國雖旨意卓然

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愚按

說文亡字从人从匕与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八年二十有五年穆六鄭文四曹信二陳宣二十

四惠四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此諸侯

始結陳好也穀梁傳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左傳

季女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

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左傳

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自女

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左傳曰

左氏云嘉之命大夫是也齊晉大有何可嘉故知穀

強大命耳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在位三十

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也日有食之天



子不率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梁傳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  
磨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磨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  
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禮記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音現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  
與音預焉音幾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

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胤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音瞽奏鼓音瞽夫馳庶人走音集

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音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音救王音必親擊鼓音大泰音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音贊贊佐擊其餘而

以壓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音侯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音侯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

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  
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音侯侯用幣于社

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  
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

取具於臨時耳音日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  
下固不止為一曾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

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問一失其正  
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

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胤征周禮所載乃禮  
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

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  
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禮記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  
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禮記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  
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  
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備天子之制失諸  
侯之常以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既甚乎魏明帝太和



初太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饌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羣臣其勉脩厥職輔朕不逮其賢於魯莊遠矣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告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禮記曰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人禘嘗蓋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禮無此文禮記曰社左氏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隱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也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禮記曰大夫來逆名姓已

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反筆列於大

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杞叔姬歸

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禮記曰伯姬莊公女

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伯姬蓋二十餘矣未

應二女皆失時若且伯姬以儻三十一年來婦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

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

兵救水以鼓眾禮記曰門國門也張氏曰比年大水陰

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

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侵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

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牲求免不恐懼脩省

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祭祈禳之禮然禱神不率禱愛斯

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較水災之禮乎禮記曰



非也若于社為得禮 ○冬公子友如陳始內臣出聘之  
春秋亦當不書矣 出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魯國出聘  
友私行之階也 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 凡外朝聘皆書  
曰如 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 凡外朝聘皆書  
也如音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  
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宋如邾如莒如楚者一著  
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並  
女者三致女者一 治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 比事  
以考之而是 非善惡著矣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 穆桓十八 晉獻九 衛懿公志元年  
五年 惠五年 桓十年 春公伐戎 齊西之耻報怨也 襄陵許  
四 秦宣八 成四 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齊  
氏曰 隱桓出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齊  
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曹  
夏公至自伐戎 師於外 踰時而返 故書至以危之 ○曹  
殺其大夫 知 始

春秋左傳

卷之六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 音預謀其事不請於天子  
而擅殺之也 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 文是也 但稱大夫無罪而死也 陳  
曰 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 陳  
曰 殺大夫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 陳  
其君也 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 楚殺其大夫得臣 僖  
十 陳殺其大夫洧 息列 治 宣之類也 楚成少與  
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二君固有罪矣 然得臣剛而無  
禮洧治盡言不隱其過 雖有重輕而皆有致殺之由  
故兼書 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 與謀其  
事者用事之大夫也 陳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 見殺  
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 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  
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 故止書其官而不



**子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同盟之例有惡反鳥路其反覆音福而書同盟有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如鄭子會盟于邾之

類其有小國願與音預之盟非出於勉強上聲者則書

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莊氏曰

年鄭文公四年為齊侵蔡獲成於楚二十二年至是陳亂而齊納敬仲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

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

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

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

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夫曹伯亦殺之

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

傳殺原繁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

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

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

大夫稱國者殺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

者或以其有罪足為世戒或無罪而昭其節或存其

不幸也。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卻何

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

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

侯大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莊氏曰徐國在下邳縣臨淮

縣臨淮縣徐舊國後北遷在今汴梁路徐州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見費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

舊矣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嘗王猾夏以伐







**子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同盟之例有惡鳥路反其反覆福音而書同盟有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如鄭子會盟于邾之

類其有小國願與音預下同之盟非出於勉強上聲者則書

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莊氏曰

年鄭文公四年為齊侵蔡獲成於楚二十二年至是陳亂而齊納敬仲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

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

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

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爾杜預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

家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革

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異時有合十有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十乘夸示諸侯而伯業遂衰

在其為衆也愚按齊桓前盟于出而鄭復不朝至於執魯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出

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携貳蓋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歐氏曰書原仲之葬人見季友私事出境

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注見元何以通季

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

之表也祭側界反伯以褰音縣內諸侯而來朝元祭叔

以王朝大夫而來聘莊二十二年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



喪三隱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

越境而會葬禮記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識齊高固莒

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宣五莊其後陳莊子死赴喪

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玄子而問焉曰古者大

夫東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音煙得而哭諸見檀弓

氏注以其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

勿哭禮記曰陳莊子齊大夫名白乃成子恒之孫襄子

盤之子莊子之子和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

明始亂祭伯不書朝祭叔不書爵稱使尹氏不書爵

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陸氏曰臣无

曰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与原仲

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適他國而葬大夫乎高氏曰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公皆再率

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禮記曰吳氏曰无會

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与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

无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

議之禮記曰信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

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

宋為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无異

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

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

按曲禮大夫私行而遂交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

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

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禮記曰穀梁

云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按

春秋前後无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

譏季友之行尔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禮記曰公羊

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

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幸是忘宗國之亂

也况去莊公没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入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

本何氏注若歸而合

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

凡內女

來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女子故書尔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

有行遠于萬父母兄弟水却風泉春會于泲矣冬又歸

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

際嚴矣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

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

之別也魯安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莒大夫也莒無大夫何以書識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春秋左九

廿七

諸

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

則稱字杜氏曰卿自為逆則稱字為去其君逆

則稱女如紀裂縵尊卑之別筆列也臣陳氏曰君不敵

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于齊何以書諸侯嫁女於

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東備之餽

罪之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

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

矣陳氏曰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曷為公親焉則莒慶仇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

桓莊之際莒嘗為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

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仇

也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為高

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



亂於君夫人者也  
書叔姬自其理然

#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

本旨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

郊祭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

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解陋張氏曰杞國小

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

蓋浸以微弱也張氏曰桓公之經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

此書杞伯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二年書杞子卒二十

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

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

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

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

未嘗書杞公亦不可○公會齊侯于城濮

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

也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為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

謀伐我而魯不與伐我城濮今東昌路濮州

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

春秋卷九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六秦宣十

七惠十七

宋桓十六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

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反力彫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在前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

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

周禮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

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若惠徼康叔

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

左傳宣十二鄭伯曰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則可以免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

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反力彫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在前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

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

周禮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

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若惠徼康叔

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

左傳宣十二鄭伯曰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則可以免矣



今不徵知陵詞請罪徵辭不察有罪而上逆王命下

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

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

見音現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

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

矣齊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五峯胡氏曰春秋之時天

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

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

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

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

而非繫於齊也周氏曰初衛與兵助子類築王而齊為霸主

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

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

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

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

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

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吳氏曰前年冬

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

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衄也

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國氏曰

子類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

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觀之齊桓亦

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賤而比事觀之齊桓亦

反

隱十一不

而

詞請罪

戰不言伐

見

矣

而

齊

桓

是

還

氏

于

服

及

子

當

雖

不

與

主

及

之

上



不称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  
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何微之按衛称人  
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何義乎  
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  
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  
大小也又云其称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  
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  
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瑣在位十二年○秋荆

伐鄭荆州卒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文公王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爲證

伐鄭入自純門鄭外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

狄之也魯曰來聘称人此不称人鄭人將奔相丘

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去卑師少桓

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音矣宋子齊威晉

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

歲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

以渴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張是時楚文王卒

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聞諸侯之救而遂遁願

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

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德元而楚復伐鄭而諸侯

會種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游致侵伐於鄭齊桓於

是大率次陘之師以声罪於楚自是荆蛮帖服矣然

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

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

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南没而鄭伯

為愈矣

冬築郿郿芒悲反○微魯下邑子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番陽縣志曰工役之

之以小者書故館則書築莊元築王臺則書築見三十

園則書築成十八築鹿園昭九築郿邑而書築者創

作邑也隱七年傳凡書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

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雖用民力

之時而下書大无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呂氏

築臺者二城邑者一新延廐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

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園愛民力而重農

事者惟信公耳談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園之下不宜

濫在此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

邑耳邑與都相較无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

京師又當殊而通以成名之何耶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未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

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徒弔度不充有司會古外反

歲計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

日會計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計食不足而後書愚按王制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大無者倉

廩皆竭之詞也言大无見卒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

九年之積反子賜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本劉

林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

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

國之不知務也劉氏曰經无水旱之變忽无麥禾推

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

春秋左傳

卷八



至於麥禾大盡而後竟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无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宜書饑則由大水蠶螟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蠶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未如之何而乞余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公羊曰公羊云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尔何闕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無九年之蓄曰凶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余諸侯故幸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

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平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

罪本意林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盍以名器請余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

余古之制也辰也備知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余魯不遇齊桓則其民必至轉於溝壑矣趙魯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

文愚按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余而春秋變文書曰告余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余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



人婦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解費者齊人不予之粟必不書滅孫之告余矣蔡丘五禁曰毋過余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

丙惠王十二年二十有九年齊桓二十一年晉獻十二衛懿四

十八宣十楚成七春新延廐公羊傳脩舊也脩舊不

凶年不脩梁傳延廐法既也其言新有故也

言新者有故也杜氏曰言新者皆舊何以書昔韓昭

侯作高門屈居勿反宜曰曰楚大夫不時所謂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也反益奢此所謂時詘曲勿

舉羸者也見史韓世家徐廣曰故穀梁子曰古之君

春秋九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

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

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家延

廐馬開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天子

十二開諸侯六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

多矣不必書也延廐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

太室屋環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

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廐

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

侯之門也延廐之舊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

日新通言書新延廐者為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杜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杜氏曰惡不變民也杜氏曰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與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



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乘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與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廐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廐不當云新。又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時既何妨農隙作之。

夏鄭人侵許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出之後不許始從○秋有蜚蜚扶味反左傳為災也公羊傳記異

負蠶也劉敞曰負蠶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新安羅氏曰負蠶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

日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尔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鸛言有巢中國而蜚非中國之物豐而一至於故不可言多而

有而多言多蠱類中國所有也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不言多而言災愚按尔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蠱獨山

海經以蜚為獸但負蠶常有當如書蠱書蠱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攷。○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音現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

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杜氏曰

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臨川吳氏曰

叔姬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

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魯此卒于魯也紀

死其為紀國夫人之梯則如初也家氏曰春秋以叔

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

猶有僮休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惠

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于畢杜氏曰諸防皆魯

諸防皆魯

諸防皆魯



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  
城及者別二邑也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  
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與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  
與不時皆敗也若此前年冬築鄆大饑而告來此年春  
新延既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穀梁曰  
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穀  
以謂書時也穀梁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穀梁曰  
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穀梁曰  
諸城今屬益都路密州

惠九年桓十八春王正月鄭文九夏師次于成宣二

宣十二年桓十八春王正月鄭文九夏師次于成宣二

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

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

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鄭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

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鄭故伴

秋七月齊人降鄭降戶江反鄭音章

降者脅服之詞杜氏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

附日降不言鄭前書鄭降于齊師意責魯也

不降於魯而能服於此言齊人降鄭專罪齊也

強使降服非鄭降之比鄭者紀之附庸

使降附不書鄭降而曰降鄭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

以鄭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

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



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齊桓之賢

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鄭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鄭之

眾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

復子遺聖人所以書降鄭而深致其誅也家氏曰

齊魯圍邾邾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邾

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邾雖降而猶存邾則不

復見矣公穀曰公穀云邾紀之遺邑按邾自是小

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

餘年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

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

固曰降之迂之固曰迂之非可假借為辭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何以為書隱之也何隱爾其

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杜氏曰以紀侯既卒

不歸宗國而歸于鄫音携所謂秉節守義本杜注不以亡

故而睽反苦圭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

高氏曰復繫之紀春秋元九先儒蘇氏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

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婦媵不葬此以賢叔姬

姬之賢則不足葬高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

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張氏曰

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

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

示後法也愚按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

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

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

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

而葬其君夫人若媵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義見二 ○冬公

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公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

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張氏曰簡禮以議軍旅

之事愚按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詩氏曰齊



桓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  
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  
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  
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  
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文長曰穀梁云及者乃爲志  
焉亦非也設若外爲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此齊侯也其休人何貶曷爲貶子  
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  
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趙氏曰山戎北狄齊  
其地在薊州漁陽趙氏曰薊州今大都路大興縣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  
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去声亦未嘗興大眾出  
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  
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  
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齊侯來獻戎捷

上遇魯濟謀山戎下蔽捷皆以夫北戎病燕烟職貢

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才用諸侯越千里之險  
爲于僞燕闢地齊出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

從之可謂能脩方伯連帥夫之職何以譏之乎桓

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

力爭不毛之地本楊氏其患有不勝升音言者故特貶

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桓

公之威行乎天下其重過於萬乘又越竟以伐山戎  
諸侯震恐乃帥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  
故貶而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邵陵

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本社氏觀此可



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通旨楚類侵

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我聖人則敗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蠻貊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伐用兵意全在是繼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臯而勤兵于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王氏曰荆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敗之又曰則非之  
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  
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敗之云尔

戊申 惠王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獻十四 曹僖八 齊宣

癸酉 成公九年 楚成九年

春築臺于郎 以書譏

何以書厲民也

春秋死九 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天子有靈臺

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本天子有靈臺

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 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去國

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

音也 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 厲民自

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

樂乎

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 莊比年與作今又一

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曾之衰實由莊公於

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且其所不奪猶地其為不

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 公羊三

築臺各有說 一云譏臨民之所院傲 一云譏遠也 一



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吉室假如皆得其  
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二譏其趣也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

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何以書

譏杜氏曰薛魯地

今東平路秦時為薛郡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禮也

齊傳齊大國也昌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軍獲曰捷

所獲曰捷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

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去聲

傳本左獻者

下奉上之辭

本杜氏注

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

來獻者抑之也

來獻者抑之也

齊桓特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

以沮外徼

吉弔反境

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西域副校尉

匈奴支單于殺使若西走康居湯為

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炭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

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為湯延壽擅與師矯制幸

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

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

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

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遠事戎狄

有時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

捷于侯用有矜功失節之耻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

揚之捷而不可一端求也

愚按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

拒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夸服戎之功而譏之也

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

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

而賤夷狄也昭昭矣

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為

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

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

口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

狄字也北字類什狄字類

叔傳寫訛并為一字耳

秋築臺于秦

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范之故謹而

何以書譏

何以書譏

不正是罷民三時

不正是罷民三時

何以書譏

不正是罷民三時

不正是罷民三時

何以書譏

不正是罷民三時

不正是罷民三時

何以書譏

不正是罷民三時

不正是罷民三時



志之也一年罷民三時惡內也范氏曰秦曾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范縣今屬濮州亦尚存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能樂息勢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矣出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安氏曰穀梁云虞山林數譯之利此當施於築固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說無益於為教○冬不雨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采而築鄒新延廐書法相類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陽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笑閱時不雨能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才一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與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之也

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

宣二十秦成二楚成十春城小穀范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通旨孫魯人也而終身孝春秋其攷此詳矣齊

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

至於修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采之時築郛

次年新既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

歲猶不可况存饑而輕用民力乎高氏曰杜預以小

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

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

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實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一

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夏宋公

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齊侯遇于梁丘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隱四年傳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

縣有古昌邑城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



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簡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  
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解  
道莫商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  
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傷  
反待于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為不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  
遇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公子慶  
父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因不忍見故請至于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  
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  
般也存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牛一及君已  
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弑成  
季子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於是從其  
言而飲之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諱曷為與  
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  
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諱不得  
兄弟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

**而**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  
之道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

**叔孫氏喪以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

**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

**曷為不直誅而醜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

**譏也**

**得之矣**

**曰周公誅管蔡而**

**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



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  
**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  
有所不能也武王然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  
賢不能也武王然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  
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誅之後世一人之私  
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  
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慶父必立  
一國之利奮大季友而醜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  
管蔡則暴其罪季友而醜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  
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故以自卒為文也  
**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故以自卒為文也  
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  
公之薨慶父叔牙強盛雖有季子之忠乘禮之俗亦  
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謀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  
敗之史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曰**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則若有所見又謂牙不  
日故也有所見則與正卒相亂哉或謂牙不日卒正也  
明乎何苦日之與正卒相亂哉或謂牙不日卒正也  
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  
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曰**春秋死也  
女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苟謂  
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  
示季友之殺兄無罪若疑叔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  
自經亦有後也况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  
有仲孫也宋殺督而其後有華擄華喜陳殺微舒而  
其後有夏馮夏區夫安得謂為惡之臣而不為祖耶  
干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音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  
**曰**又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閹闈不  
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推散主之閹闈嚴飾之女子  
小人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然則莊公以世適嫡  
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至哉  
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  
三十有二年不為不父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



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  
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所詳內事重凶變也

若遇弑則不地張氏

及十月己未子般卒已未公憲作乙未般音班公羊傳

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葬無子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  
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子般弑也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日般之辱尔國  
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日般之辱尔國  
人莫不知蓋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  
害樂而歸獄焉

初公築臺臨黨音氏見孟任音生子般音般嘗鞭圍人

榮音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榮賊般成季奔

陳立閔公據左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對

反直類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

基乾坤詩始闕睢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

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

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記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既葬不名

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記子般見弑而

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家嗣之位不足

以自定內失闕家之道而使圍人榮得以誅殺之權

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榮之可誅而以誅殺之權

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者秋自夫人孫

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

所以臯其為風教之本而野過毀亦書卒不觀傳文何  
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觀傳文何  
以知之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孫得臣如  
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赤之卒也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愚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攷之莊  
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  
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內亂可入矣屬辭比事論之



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姊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 公季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音現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曰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罷而

適齊欲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去康王方是時掌親

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音邵公奭音釋命仲桓南

宮毛取二千戈虎賁音奔百人于伋以逆嗣子見書伋

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

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

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家宰傳命者內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

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

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見二法不當

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

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音現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

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莊公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

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夕上下畏之宜其

出入自如如而莫敢誰何也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

竊究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

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

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

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



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  
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薨父如齊未二  
年又書公薨夫夫入姜氏孫子孫曰公孫奔者蓋其罪已著  
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  
內不容於國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  
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  
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如而莫之制是魯  
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  
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深則起子般之弑尔不定  
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曾人之鱗柰何反掩  
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君八年子卒下季孫行父  
如齊則行父亦  
弑子赤者耶

**狄伐邢**  
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  
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國不自正故也  
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出戎狄荆楚交伐  
諸夏使无齊桓攘服  
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 春秋卷之九







